

金鷹擎天錄系列

蕭瑟
武俠精品系列
太白
文艺出版社

金鷹擎天錄

中



白帝青后

金鷹擎天錄

龍騰九萬里

落星追魂

神劍射日

巨劍回龍

崑崙秘府

大漠鵬程

碧眼金雕

狂風沙

武林霸主

大澤龍蛇傳

追云搏電錄

萍劍練神

青衣修羅傳

I248

9

(2)

金鷹擎天錄

中

金鷹擎天錄系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十 七 章	海南剑派	(333)
第 十 八 章	神驼乙休	(350)
第 十 九 章	无形之剑	(367)
第 二 十 章	深仇大恨	(387)
第二十一章	变生肘腋	(406)
第二十二章	一线生机	(428)
第二十三章	太清剑诀	(449)
第二十四章	赶尽杀绝	(471)
第二十五章	情欲陷阱	(490)
第二十六章	风声鹤唳	(509)
第二十七章	日暮途穷	(528)
第二十八章	十年计划	(547)
第二十九章	冰谷雪姬	(562)
第 三 十 章	端倪渐现	(581)
第三十一章	身外化身	(600)
第三十二章	玄冰神功	(617)
第三十三章	走火入魔	(634)

第十七章 海南剑派

欧阳朴退了一步，惊道：“展大侠……”

阴无极道：“展兄，欧阳兄并没有恶意……”

展玉麟冷笑一声道：“阴盟主，我对你已很够容忍了，你别逼我翻脸。”

阴无极道：“展大侠，我知道你是个很重信诺的人，绝不会失信于欧阳先生，不过你也得想一想，此来有关于欧阳先生的生死，他岂能不关切？”他话声稍顿，道：“再说你若是无愧于心，又何必怕袁岛主在旁作证？”

展玉麟深知袁玄机的剑法高强，目光锐利，若是自己跟蓝衫客作假斗，只怕会被他识破，所以想要把袁玄机弄走。

他脸色一沉，道：“阴盟主，你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？”

阴无极道：“小弟不敢……”

展玉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要请你和袁岛主离去……”

阴无极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他望了望欧阳朴，道：“展兄，这事关系欧阳先生的生命安全，你还是问他吧！”

欧阳朴道：“展大侠，还请你原谅……”

展玉麟沉声道：“欧阳先生，我之与蓝衫客翟大哥一拼生死，完全是因为当初答应你的，当时你既没说需要证人，如今突然找人作证，那便怪不得在下要毁约了……”

欧阳朴一愣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毁约？”

展玉麟颌首道：“否则容我先跟袁岛主一战，他若是能够赢得了我，自然他的武功比我高明，也就够资格作证，够资格向翟大哥挑战……”

袁玄机大笑道：“展玉麟，你说来说去，目的便是要我离去，莫非你真的心里有愧吗？”

展玉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袁岛主，你敢不敢拔出你的剑来？”

袁玄机右手按在剑柄之上，目光阴冷地望着展玉麟，道：“展玉麟，你真要逼得老夫拔剑？”

展玉麟道：“在下知道跟翟大哥比剑定然是有败无胜，说不定就此会丧性命，但是在死前极愿领教一下袁岛主的剑法，假如你败了，就请你立刻回到碧螺岛去，从此绝不踏足江湖……”

袁玄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！老夫就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蓦地双眉一皱，咬了咬牙，放开了按在剑柄的右手，道：“好！老夫就离开！”

他侧首对蓝衫客道：“翟大侠，假如你与展玉麟作弊，从此将会受人耻笑……”

蓝衫客一拍肚子，道：“袁老二，你是不是也想吃我一剑？”

袁玄机不理他，又转对欧阳朴道：“欧阳先生，老夫有亏所托，尚请原宥……”

欧阳朴满脸惊诧之容，道：“袁岛主，你……”

袁玄机朝他使了个眼色，然后飞身入林，转眼便已消失在苍冥的树林深处。

展玉麟见他们离去，朝蓝衫客行去，用“传音入密”的功夫道：“大哥，你得小心点，袁玄机很可能去而复返，与藏在树林中的那人围攻你……”

蓝衫客也道：“老夫晓得，方才袁老二是听了树林中那人的传音，才忍住气愤离开的，他们很可能会等老夫与你搏斗一场之

后，对老夫施以围攻。”

展玉麟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将怎么办？”

蓝衫客道：“林中那人既然能命令袁老二，在无定山的地位定然很高，说不定是那群魔的领率之人，我们先想办法逼他现形。”

展玉麟道：“大哥，你的意思是我们到树林里去……”

“对！”蓝衫客道：“无定山的魔头已不讲信义，老弟你还跟他们讲什么信诺？我们到树林里去把他逼出来，如果有机会，就把他先收拾了……”

展玉麟道：“大哥，这不太好吧！我们打草惊蛇，逼得无定山的魔头提早发动武林劫难……”

蓝衫客道：“我想不会的，他们决不会想到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阴谋，若无绝对把握，不致于贸然行事。”

展玉麟惟恐蓝衫客会孤掌难鸣，遭到袁玄机和林中的那人围攻，自己到那时已经装死，无法加以援助。

是以虽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，也只好答应了。

他们全都使的传音入密的功夫，远远立在林边的阴无极等人没有觉察到。

他们只见展玉麟和蓝衫客两人走回原来坐立的位置，又盘膝坐了下来，全都默然，无声地望着对方，还以为他们在暗暗运功。

蓝衫客取起地上的木剑，传声道：“老弟，树林中隐伏的那人武功高强，我们要想使他不起疑心，定然要尽出全力，绝不可稍留力量，以致让他觉察逃遁……”

展玉麟道：“这个小弟知道。”

他拿起了身旁的长剑，缓缓运了下气，然后站了起来，抱拳道：“大哥，得罪了。”

蓝衫客面色肃穆道：“老弟，你请出招。”

展玉麟拔出长剑，把剑鞘丢在地上，剑尖垂地，凝目注视着对方。

他方才还是杂思纷乱，如今一拿起剑来，整个心绪都立即获得澄清，凝住在长剑之上。

他缓缓把长剑提起，以剑尖斜指对方，摆出一个架式。

就在剑刃移动的这一刹，一股强烈的剑气从他的身上涌出，使他整个人都包被在内，仿佛他本身就已成了一支出鞘的剑。

蓝衫客站在身外不足七尺之处，他顿时觉察到那强烈的氣勢，禁不住举起手中的木剑，微微划一圆弧，消去冲击而来的那股强烈的剑气。

他虽然知道展玉麟进步神速，却没料到竟能意念一动，便使心神与长剑融合在一起，而达到了身剑合一的至高境界。

他不敢分出一丝心神，整个意志都凝聚在剑上，右腿后移半步，把木剑收回，贴在腰边。

他们两人就只摆了一个架式，却已把剑道的精髓全都显露出来，显然是已经开始比斗了一个回合。

这种以精神、意志、真力来比剑的情形，可说在武林中是前所未有的，也是较之一般武林中人纯藉着招式神奇，兵刃锋利争斗，要危险得多。

因为他们两人都已练成了上乘的以心御剑的剑道。

就是剑未动，那御剑之心却已动了。

只要哪一方面心志稍有软弱，立即便会被那无形的剑气所侵入，结果自是必死无疑了。

他们这种险恶的情形，除了欧阳朴武功太差之外，连阴无极和蛇翁常山都能看出来了。

他们三人站在树林之边，凝目向崖上望来，只见展玉麟和蓝衫客两人面前的那一截地面，竟然泥沙飞扬，不住波动，都知道这是因为两股无形的剑气在相互抗拒所致……

他们三人眼睛瞪得老大，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，惟恐一眨下眼睛，便会错过这千古难逢的精彩一幕。

展玉麟脸色肃穆，默然伫立片刻，倏地沉喝一声，长剑平洒而出。

他这一剑真是奇幻莫测，从远处看来，虽是动作缓慢，那一缕缕吞吐不已的千条剑光，却是奇快无比，有似无数条小蛇钻出，想要突破蓝衫客的坚逾铁壁的无形防御圈。

蓝衫客大喝一声道：“来得好！”

他右肘一沉，手中的木剑已笔直竖起，平移数寸，竟是以剑尖对着自己的咽喉。

他这一式非常怪异，仿佛要自杀的样子，但是展玉麟攻出的那招奇幻莫测的一剑，竟然未及使满，便已收了回去。

蓝衫客如影随形，在对方剑式收回的一刹，竖直的木剑平拍而出。

他这一剑拍出，快速绝伦，转眼便已突破对方的剑气，剑尖直指展玉麟的胸门要穴！

展玉麟长啸一声，身剑合一，一条烁亮的剑光闪起，斜斜往树林里落去。

蓝衫客一剑落空，也紧跟在展玉麟的身后，飞身跃起，掠进了林中。

此时仍是初春，地上的积雪虽已溶去，林木在寒霜的侵袭下，新芽还未生出。

那一根根的树木，在淡淡的夜色下看来，仿佛就像一个个伸开了臂膀朝着穹苍的巨人。

展玉麟这一驭剑飞身，掠进林里，那犀利锋锐的剑气，立即把许多根粗逾手臂的树木斩断。

一时之间，树木倒折的声音，此起彼落地响起，展玉麟已深入林中文计。

他在飞身入林的时候，便已向认清的方向扑去，由于他运行的剑势已至完满无缺的地步，若是怕摧毁树木，定然会抑制真力的施行。

因此他不管剑气将要斩断多少树木，以最迅速的速度，朝林中那个无定山高手藏匿的方向扑去。

一道如虹的剑光笔直穿林深入，那些树木在他身后不住倒折下去，造成震耳欲聋的巨响。

在这阵连绵不断的巨响中，展玉麟已见到一条人影从一株高达七八丈的大树上飞跃而下。

那人显然是没料到展玉麟深入林中，是为了自己而来，他一发现展玉麟身剑合一，笔直朝自己藏身之处扑来，心中已知不妙，连忙飞身跃走。

他的身躯刚一离开，藏身之处的那株大树已中腰折断，倒了下来。

接着一股森寒刺骨的剑气，紧随在他身后，疾射而至。

那人是一个头梳高髻，身穿黑袍的瘦削老者，他一飞身下树，立即便施展绝顶的轻功，向树林密处奔跃而去，想要摆脱身后那股无形的剑气。

但是他一掠数丈，连着几个起落，已快要奔出树林，也都没能脱出那道凌厉剑气的威胁。

他深吸口气，身形倏然一顿，腰下一闪，已拔出了插在背上的那枝巨形兵刃。

他那枝兵刃，好似一把雨伞，却不过具有伞形的尖端，兵刃中间是一些伸出去的尖刺，猛一望去，就像一根巨大的鱼骨。

他一拔出那根奇形的兵刃，立即双手握住柄端，横扫而去。

他这一挥之势，雄浑至极，四周立即响起一阵旋激的强风，扫得地上的积叶飞卷而起。

由于这股巨大的劲风不住地旋动，使得他那枝兵刃还没有触

及树木，有几根粗逾手臂的树木便已被劲风撞断，倒了下去。

呼呼的劲风刚一响起，展玉麟斜掣长剑，已经追到。

在数根树木倒折之下，展玉麟挟着那阵刺耳的啸声，已突破那飞旋的强劲风圈。

只听得丁丁数响，那个黑衣老者手中的怪异兵刃上伸出的尖刃，已断了五根。

那个黑衣老者似乎觉得非常生气，也非常心痛兵刃的受损。

他怒吼一声，手中的巨形兵刃一拐，脚下移了个方位，竟然连续攻出三招。

那枝兵刃又怪又重，尺寸也比一般的长剑要长出甚多，可是那个老者在挥动之际，却似捏着一根绣花针样，毫无吃力的感觉。

尤其使得展玉麟感到惊奇的，则是那老者所使的三招都是剑法，并且还是走的柔软一路，剑式出手，如同杨枝抖动，柳絮飘飞。

展玉麟只见那三招剑法，招招相连，式式绵密，如同柳丝随风飘指，竟然具有极大的威力。

若在以往，他面对着如此怪异的兵刃，这般诡奇的剑招，定然难以抵挡。

因为以金鹰剑法中最神奥的一招，来对付这三招怪异的剑法，除了硬拆硬破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
那黑衣老者既然能够使用这等巨形的兵刃，定然具有天生神力，加之他能用这般重的兵器，使出那么轻盈的招式，内力之强也远远超过一般人。

所以展玉麟若以金鹰剑法去硬拆硬解，在兵器和真力方面都将吃亏，结果必是剑毁人败。

不过展玉麟自从悟及上乘剑道之后，已无拘于招式的限制，达到了心剑合一的境界了。

他一见那三招剑术连绵不断，所走的路子阴柔怪异，立即剑随心转，不退反进，投身在对方的兵刃圈之内。

刹那之间，只见他伸出的长剑已搭在那黑衣老者的兵器之上，整个人有如附柳枝上的飞虫，随风摇曳不已……

那个老者三招刚一使完，便觉得一般巨大的压力，从对方的剑上传来，竟使得招式的变化都受到了限制。

他骇极之下，真力疾涌而出，大吼一声，手中的巨形兵刃大起大阖，横扫直砸，舞得个风雨不透，想要将展玉麟砸扁。

但是他才挥舞出三下，展玉麟已腾身飞起，藉着那股大力跃起三丈余高。

那黑衣老者刚觉身外压力一轻，便听得头上响起一阵急啸。

他猛一抬头，一道烁目的剑光乍闪乍没，他手里的奇形兵刃被急射而下的长剑斩为两段。

他心中顿觉不妙，撤身便要退走，却哪里还来得及了？

一股冷厉的剑芒刺体生寒，剑气已划破他的衣衫，将他全身罩住。

他全身一颤，几乎惊叫出声。

但是那声惊叫还没从他的嘴里吐出，展玉麟手中的长剑已经指着他的咽喉。

展玉麟打量了这个老者两眼，冷冷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个黑衣老者整个人都被展玉麟的剑势所控制，纵然他手里还握着兵刃，也不敢挪动丝毫。

何况他的兵刃已经被长剑削断？

大概他一生都没有遇到这种恶劣的情势，因此脸上的神色显得非常痛苦。

他的嘴唇紧紧闭着，眼里射出怨毒的光芒，凝注在展玉麟的脸上，却是不发一言。

展玉麟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看尊驾这份年龄，这份武功，在江

湖上必定不是无名之辈，为何连姓名也不敢报出来？”

那个黑衣老者依然不发一言，仿佛他的嘴唇已被缝住一般。

展玉麟见他这样，心中不由暗怒，道：“尊驾既是缩头藏尾之辈，在下也不必留情了。”

他缓缓挺着长剑，朝那黑衣老者刺去。

剑尖已经贴在那个老者的喉上软肉，他的脸色也变得更加惨厉了。

但是他依旧不说一句话，甚而连嘴巴都没动一下。

展玉麟真恨不得一剑将他的喉管刺个洞，好惩戒他死不开口的坏习惯。

不过展玉麟可不能这么做，因为这个老者必然是无定山来的高手，他怎能毫不考虑便将对方杀了？

他一方面在暗暗佩服无定山的山规严明，另一方面在奇怪蓝衫客为何现在都还没有来？

就在他暗暗沉思之际，蓦地觉察到那黑衣老者眼中闪过一丝奇诡之色。

他心中一凛，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背后一痛，已被人闭住了四个要穴。

他满脸惊愕，不明白那自后悄悄而来的人是谁。

天下有谁能使他毫无知觉地便遭到暗算？

难道那人是碧螺岛主袁玄机？

他真想回过头去看一看，可是他身上穴道已被闭，全身都无力，哪里还能回过头去？

不但如此，他在往前面倒下去时，整个知觉都已渐渐失去。

他只记得自己倒下时，被那黑衣老者扶起，此外什么都想不到了。

因为他的神智已经整个昏迷，知觉全失。

就在展玉麟遭到暗算，倒下的时候，一条人影从树林外飞掠

而来。

在明亮的月光下，可以看清那人正是方才愤极离去的碧螺岛主袁玄机。

他飞身掠进树林，便见到那黑衣老者扶住倒下的展玉麟，身形一斜，跃了过来，问道：“多兄，你把展玉麟收拾了？”

天下姓多的，并不很多，在武林中有名的，也只是数十年未出江湖的幽谷神魔多三公一人而已。

显然，这个黑衣老者便是多三公了！

他好似没有听到袁玄机的话，愣愣地望着那凌乱无比、幽暗至极的树林深处在出神。

袁玄机问道：“多兄，你怎么啦？”

幽谷神魔多三公定了定神，道：“没什么。”

袁玄机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景，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多兄，方才这场争斗一定精彩万分，我老远便听到树木折断之声……”

他似是想到什么，话声一顿，问道：“多兄，展玉麟被你擒住，蓝衫客呢？”

多三公望了望幽林深处，道：“不晓得。”

袁玄机诧异地道：“展玉麟不是在跟蓝衫客决斗吗？他又怎么跑到里面来……”

多三公好似想通了一件事，突然道：“袁兄，好像山主来了。”

袁玄机满脸惊容，道：“什么！山主来了？”

他的目光在林中扫视了一下，道：“多兄，山主已经离山五个月了，又怎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”

多三公扬起手里的半截兵刃，道：“袁兄，你看……”

袁玄机惊讶道：“这是被山主……”

多三公道：“山主怎会跟我动手呢？这是被展玉麟利剑削断的。”

袁玄机惊道：“是他？他的武功竟然这么高明，多兄你都……”

多三公颌首道：“展玉麟已经练成了上乘驭剑功夫，我不是敌手。”

袁玄机道：“但是他此刻……”

多三公道：“他是被人从背后制服的，那时我已被他制于剑下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禁不住摸了摸喉上的一丝剑伤，只觉心中起了一阵寒意。

袁玄机道：“你说是山主出手将展玉麟制住的？”

多三公道：“天下除了山主之外，有谁能一招便使展玉麟受制？”

袁玄机道：“你的意思是你没有看到山主出手，只是认为……”

多三公颌首道：“我只看到一条人影，奇快闪电地一闪，展玉麟便已倒在地上，你想，除了我们山主有这么高的武功之外，谁能在我眼前出手，而不被我看见呢？”

袁玄机道：“多兄说的是……”

他沉吟一下，道：“山主的武功已至化境，行事一向神奇莫测，他老人家不愿见我们，自有他的意思，倒是那蓝衫客……”

这句话还未说完，便听到远处传来两声惨叫。

多三公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是阴无极和常山，一定是蓝衫客下的手。”

他提起展玉麟，飞身朝林中扑去，袁玄机也紧跟在他的身后，追了过去。

树林里由于许多株大树被展玉麟斩断，横倒在地上，枝桠斜叉，使得多三公和袁玄机的行动，受到不少的阻碍。

他们才奔出数丈，便听树林中传来一声非常威严的话声：

“多、袁二坛主，请止步。”

多三公和袁玄机一听这个声音，身形全都一顿，两人躬身行礼，道：“老山主万福。”

那藏身黑暗的无定山主沉声道：“两位坛主不必多礼。”

多三公和袁玄机抬起头来，道：“谢山主。”

他们两人动作言语都是一致，显然在山里行礼惯了……

无定山主道：“两位坛主，老夫曾经吩咐过你们许多次，在大事未举之前，不许与蓝衫客发生正面冲突，你们为何不听？”

多三公满脸惶恐地道：“属下是授命下山的，副山主接到阴无极的飞鸽传书，说是丐帮也涉入劫夺《两心神功》秘笈……”

无定山主冷声道：“这些我都知道，副山主这个命令并没有错，但是你们为何公然出面干涉蓝衫客决斗之事？尤其是袁坛主……”

袁玄机也是一脸惶恐之色，躬身道：“属下实在是气不过蓝衫客咄咄逼人，后来听到多坛主传音，属下马上便离开……”

“嗯！”无定山主道：“总算你还没有背犯我的命令，不过你今天逞强好胜，险些误我大事，该受何等处罚？”

袁玄机低着头道：“属下任凭山主处置。”

“好！”无定山主道：“罚你回山之后，面壁十日，若是领悟到石壁上所刻的那式‘万流归宗’，你就出来，不然再罚二十天。”

袁玄机面有喜色，抱拳道：“多谢山主恩典。”

无定山主道：“老夫命你们立刻去做几件事情。”

多三公和袁玄机应声道：“请山主吩咐。”

无定山主道：“多坛主，你将展玉麟交由这儿的弟子，秘密送回山上，一路之上要他们小心照顾，不能使他稍受苦楚。”

多三公道：“属下知道。”

无定山主道：“老夫非常欣赏展玉麟，送回山后，先将他因

在银狮宫，等老夫回山后，再决定该如何处理……”

他的声首转为低沉，道：“假如他能为本山效劳，本山的力量必可大大增加，否则老夫也只好杀了他。”

多三公默默伫立，不敢随便搭腔。

他凝目朝无定山主立身之处望去，只见到一条修长的身影，根本就看不到无定山主的面貌。

他在无定山呆了许多年，只知道山主的武功绝世，天下没有敌手，却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他的真正面貌。

无定山有六个坛，还有五个宫，每一个坛主宫主都是成名数十年，横行武林的绝代高手。

但是他们却从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山主的真正面目，因为无定山主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黑巾蒙着面的。

至于他不蒙面的时候，所出现的几次，次次面目都有所不同，谁都不知道他的真正面孔是哪一副。

由于无定山主如此神秘，他的武功又是如此之高，因此使得每一个坛主宫主都非常钦敬而畏惧。

多三公和袁玄机肃立听令，只见无定山主默然片刻，又道：“多坛主，你把展玉麟交出之后，到黄鹤楼去把于定山杀了。”

多三公满脸惊讶，不敢多说，颌首道：“是！”

无定山主道：“本山的秘密已经泄漏出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多三公和袁玄机一齐大惊，道：“哦，本山的秘密已经……”

无定山主厉声道：“这都是由于于定山说出去的，他是属于天猿坛的。多坛主，你回山后，跟郑坛主传我的命令，将那派他下山的人断去一臂，罚入后山豹室反省五天。”

多三公颌首道：“是！”

无定山主道：“好在目前知道这个秘密的还没有几个人，我们还可以防备，否则只有提前发动了！”

袁玄机问道：“请问山主，目前有哪些人知道本山秘密？”

无定山主道：“据我所知，除了展玉麟之外有五个人，其中蓝衫客和天地二怪由我对付。袁坛主，你到迎宾客栈去，把少林派的悟勇秃颅和武当派的左手神剑成钧杀了，他们不但知道本山秘密，并且还带着手抄的《两心神功》秘笈真本，你需要将之夺回。”

袁玄机问道：“山主，《两心神功》秘笈，不是已经……”

“那是本假的，”无定山主道：“你们都受了展玉麟的骗！那本交出来的秘笈，最后两页已被撕毁。”

袁玄机对于无定山主真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躬身道：“山主，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无定山主道：“阴无极和常山都被我杀了，这两个饭桶自作聪明，差点坏了老夫大事，老夫若非适巧赶到，只怕海外双仙没多久便会到中原来，江湖各大门派也团结在一起了。”

多三公和袁玄机听了此言，一齐惊叫出声。

无定山主似乎颇为生气，道：“老夫这十多年来颇为看重阴无极，谁知他却辜负了老夫一片心血，你们回山后，告诉七指魔尊古坛主，要他把阴无涯派下山，继承阴无极的七省盟主之席。”

多三公和袁玄机一齐躬身答应，没人敢多问一句，惟恐无定山主因而更加震怒。

无定山主默然片刻，道：“袁坛主，我把欧阳朴交给你，你负责将他安全带回山去，他所需要的二十个男童，此刻都已运回山里，让他从此永留山里，别让他下山一步。”

“是的，”袁玄机道：“属下知道。”

无定山主挥了下手，欧阳朴一个肥大的躯体，悠悠地飞了过来，袁玄机一把将他接住。

无定山主道：“好了，你们去吧。”

袁玄机道：“山主，你老人家要独自对付蓝衫客和天地二怪，需不需要我们……”